

恶柜掌

资本家
罪恶录



资本家罪恶录

罪恶录

8118

北人民出版社

資 本 家 罪 惡 錄

掌 櫃 惡

本 社 編

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1965年·天津

資本家罪惡
掌 櫃 惡
本社編
邓开地編輯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天津市河西区尖山路) 河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第三号
河北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 1/41 · $1\frac{9}{16}$ 印张, 27,000字 印数: 1—25,000册 1965年9月第一版
1965年9月第一次印刷 統一書号: T3036·194 定价: (5)0.11元

編书人的話

資本家是怎样发財的，是靠劳动起家，还是靠剝削起家？是白手起家，还是黑手起家？这本小册子里收入的六篇童工血泪史，对这个大是大非問題作了明确的回答。它不但控訴了資本家压迫剝削童工的罪行，还揭露了資本家剝削劳动人民、黑手起家的本质。資本家为了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潤，乘人之危，廉价收买童工，并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榨取童工的血汗。童工进了資本家的工厂、店鋪，就成了資本家的牛馬，任資本家打罵凌辱。童工不但沒有半点自由，連生命也毫无保障。資本家只管賺

錢，根本不顧童工的死活。童工吃的是豬狗飯，睡的是豬狗窩。童工因勞成疾或因工受傷，資本家不但不給治療，反而毒打童工，強迫帶病為他們賣命，不榨干童工的血汗不罷手。他們對病重的童工，撈進“停尸房”，把病死的童工扔到垃圾箱。有多少童工在野蠻的剝削制度和資本家追逐利潤的皮鞭下喪失了勞動能力，成了殘廢！有多少童工慘遭毒害，喪失了年輕的生命！資本家的發家，是勞動人民的尸骨和血汗堆起來的呀！

這本小冊子收入的六篇揭露資本家剝削本質的文章，是用童工的血淚寫成的！它真實地反映了舊社會童工的淒慘生活。我們編輯出版這本書的目的，是讓人們特別是青年同志們了解舊社會階

級壓迫、階級剝削的罪惡制度，了解資本家發家的剝削本質，永遠不忘記階級和階級鬥爭。老工人閻連行說：“生活在社會主義時代的孩子們，是多麼的幸福，你們應該珍惜自己的童年啊！”是的，我們絕不能忘記過去。認識過去，看看現在，我們就更加熱愛社會主義，熱愛共產黨，熱愛毛主席；更加痛恨舊社會，痛恨資本主義制度的罪惡和資本家的剝削罪行。牢記階級仇，不忘黨的恩。我們要不斷地進行興無滅資的鬥爭，不斷提高無產階級覺悟，堅決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保證我們的國家永不變色。

一九六五年七月

統 一 书 号 T3086 · 194

定 价：(5)0.11元

目 录

套在徒工身上的鎖鏈	1
童工血泪	21
掌柜恶	45
六亲不认	55
在徒工的白骨上	67
三个店主一样狠	82

套在徒工身上的鎖鏈

天津福聚兴机器厂资本家的罪行

解放前，在天津三条石，有一个福聚兴机器厂。这个厂的资本家是狡猾残暴的陈光普。

福聚兴机器厂于一九二六年开业，当时仅有资本一千元，机器设备也仅有两台车床和一台钻床。这些都是“老掉牙”的破机器，就靠一个两匹马力的马达做动力，只有一个技术工人和三个徒工来操作，只能作些修修配配的零活。可是，到了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这个厂清产核资的资本为十四万元，机器设备有车床、钳、刨、钻……等机床三十

多台，技术工人和徒工共計四十多名，如果再加上这三十年間資本家不断提取的巨額利潤，其剝削所得，就更巨大了。这都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用工人的血汗换来的！

套索和鎖鏈

这个厂历年来共招收近百名徒工，招收的条件非常苛刻：太大的不要，怕他們不听使唤；年岁小点的也不要，嫌他們不能干活；要的都是十一到十五岁的孩子。这些孩子都是河北农村中穷苦农民的子弟，而且都是陈光普原籍的同乡人。因为同乡人，知根知底，便于控制和剝削，要是誰忍受不了折磨，逃跑或辞职不干，資本家就可以倚仗农村中的封建势力，对徒工的家属进行訛詐。

这样，不仅控制了徒工，而且也控制了徒工的家属。

陈光普每逢年节，尤其是年景不好的时候，便回老家（河北冀县）去招工，对那些穷苦农民花言巧语地哄骗，那些忠厚、善良的农民听了后，虽是半信半疑，但眼前缺柴少米，负债累累，为了暂时少一张嘴吃饭，也只好忍痛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当学徒。

陈光普这个黑心的资本家，想尽了种种办法来奴役徒工。

徒工一进厂，就被逼着先立下“工徒学艺志愿书”，才算正式学徒。其实，这不是什么志愿书，而是徒工的一张“卖身契”。那上面规定着：学徒本身或家庭发生任何事故，不得中途辍业；在学徒期间如有天灾、人祸、丢

失、投河、落井、被綁架和抓虜等事，由鋪保和家长負責，与厂方无关；中途不干，倒賠飯錢……徒工們立下这张卖身契后，就变成了資本家的牛馬，失去了做人的自由。

除了卖身契，資本家还用一套“厂規”来进一步束縛徒工。例如：对学徒“厂規”規定不許外出；不許留头；不許叫学名；不許娶媳婦；当着掌柜的面，不許背手站立；掌柜的家里死了人，徒工得帶孝；过年时娶給掌柜磕头；徒工一进厂必須信奉耶穌教，等等。

奴役和剝削

为了更多地剝削徒工的无償劳动力，資本家还使尽了办法来延长徒工的

学艺期限：“試工”——徒工进厂先要試工，美其名是让徒工先熟悉一下厂里的环境，其实是要先看看这些徒工是不是合乎他們的心意，是要每个徒工先白干三个月。“孝利”——徒工出师后，还要白干半年，表示徒工們对資本家“謝恩”。“补足工”——徒工出师前，还要先补足在学徒期間請的假，歇一天补两天。徒工郝重义，曾因劳累过度，得了重病，資本家不但不管医治，还把郝重义赶回老家去。可是等郝重义病好后，他們又凭着“卖身契”上的条文，把郝重义逼回厂来，继续給他們当牛做馬。郝重义学徒期滿，又干了半年多的“补足工”才让他出师。

当徒工們受尽剝削，好容易熬到将要出师的时候，資本家便大批地解雇徒

工。所以这个厂多少年来，很少有拿月錢的工人。

徒工們进厂以后，就淪为資本家的奴隶。他們白天黑夜逼着徒工干活，連喘口气的工夫都沒有。

資本家規定：徒工在晚上十一点收工，凌晨两点半起来干活。收工后，徒工們还要把工具查点清楚，厂棚打扫干淨，机器擦拭干淨，然后再把第二天用的材料准备好。第二天上工前，又必須把烘炉提前生好。这样，徒工們几乎每夜都不能睡个安身觉。原来在这个厂里学过徒工的陈春揚老师傅，有一次，他在早上起来生炉子时，因为困乏极了，便趴在煤堆上睡着了，資本家陈光普一看见，就狠狠地踢了他两脚，至今在他手上，还留着当时被皮鞋踢破的两块

伤疤。

資本家为了保护他們剝削来的財產，就規定每个新进厂的徒工都得先打两年更。每晚两人打更值夜，一班一星期，徒工在这一星期中，根本甭想合眼，弄不好还会受罰再值一星期的夜。資本家为了更多地榨取工人的劳动力和防备徒工睡觉，还买了大批煤末，叫徒工們在值夜打更时团煤球，并規定一宿里团的煤球，要摆滿三尺寬、六尺长的三块大鉄板。不論是炎热的夏天，还是酷寒的冬季，天天如此。到了隆冬腊月，西北风刮得电綫嗚嗚地怪叫，风吹在身上象刀子割一般疼。徒工团煤球时手都冻僵了，可恨的資本家却不准使用一点热水合煤末。因此，每到冬天，个个徒工的手上都冻裂着口子。有一天，

輪到徒工陈春揚和王教胜两人打更，他俩困得实在受不住了，就偷偷地跑到小厨房里睡了一会儿。陈光普听不見打更的梆子声，就起来找他們，一見他俩睡觉，抡起棍子朝他們头上就打，边打边罵。第二天夜里，又罰他們两人多团了两块鉄板的煤球。

劳累困乏折磨得徒工們經常失去知觉，有的在吃飯时嘴里嚼着窝窝头就睡着了。

徒工們干这么长时间的活，資本家还不滿足，每天都偷偷地拨轉計时大钟的时針：上工前把时針往前拨，让徒工早上工；下工前把时針往后拨，让徒工晚下工，天天如此。因此，徒工們就給这个钟起了个名字叫“昧心钟”。有一次太阳早偏西了，餓得徒工們肚子貼脊

